

# 末代王孙溥儒的舟山情结

□舒新雅 张哲

1949年10月18日夜，上海吴淞码头月色如霜，溥儒一行人趁夜登船，向着东南远岛漂泊。三日后舟抵定海，他挥毫写下《登舟山望远岛》，将漂泊怅惘尽数寄于诗中。多年后暮年居台，这段经历仍刻骨铭心，他绘《定海登岸图》并题诗其上，让舟山成为其生命中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。

## 乱世仓皇： 舟山之路的惊魂甫定

溥儒(1896—1963)，原名爱新觉罗·溥儒，字心畲，别署西山逸士，恭忠亲王奕訢之孙。他生于皇室，自幼浸润传统文化，诗文书画无一不精，书画与张大千并称“南张北溥”，与吴湖帆同享“南吴北溥”之誉。

1949年，时代变局之下，溥儒被裹挟在历史洪流中流离舟山。这短短十余日的经历，因身处新旧时代交替的转折点，成为他最魂牵梦绕的记忆，不仅当时留诗无数，更成为后半生诗画创作的核心主题，一字一画皆是真实的心灵书写，舟山也由此成为其解不开的情结。

历经三天两夜的颠簸，溥儒一行人于黄昏抵达舟山海岸。登岸远望，定海古城城垣荒废，残垣断壁在秋风中伫立，浪涛拍岸，木叶萧萧，一股刺骨寒气笼罩古城，尽显岌岌可危之态。他作《登舟山》，以“天高惊木叶，况乃近黄昏”道尽心中波澜，这一“惊”字，既是对乱世的惊惧，对前路的惶恐，更是背井离乡的怅惘，踏上舟山的那一刻，

他便知道自己已是他乡之客，故土已远，归期无期。

四年后的1953年，居台的溥儒忆起舟山登岸之景，绘就《定海登岸图》，并赋感遇诗十四首。画卷笔墨简练，远山孤塔，岸边舟楫，登岸之人的仓皇与迫切跃然纸上，识者叹其“仓皇避难，惊魂甫定之情，传神笔下”。

## 海隅困顿： 舟山之居的迷茫求索

溥儒一行人抵沈家门后，得当地官员接待，安顿于定海县城，却未料陷入另一重困境。彼时舟山因成漂泊者中转之地，物资紧缺，民生凋敝，这位昔日的皇室贵胄，竟落得衣食难自给的境地，身边仅存的数金，也为东渡台湾尽数献给当地官匪，寄人篱下的窘迫，前路未卜的迷茫，交织成满心无奈。

纵使身处困顿，溥儒的诗性从未磨灭，他作《宿定海县》，将羁旅之苦与迷茫之感凝于笔端“列郡传烽火，天涯路不通”，开篇便道尽乱世局势与自身境遇，烽火连天，天涯路断，归乡无门，前行无路。“海云阴易雨，岛树晚多风”，舟山的实景恰

是其心境的映射，心中阴云密布，一如海上沉云，前路风雨飘摇，堪比岛上晚风。“为客因名累，乘桴叹道穷”，前清宗室的身份，在乱世中成为负累，漂泊海上，只叹人生穷途，“何时挂帆去，东望雾蒙蒙”，盼着离开舟山，却见东海烟波浩渺，前路未知，满心忧思溢于言表。

在舟山的十余日，溥儒并未闭门自守，他游普陀山名刹，于重九日登临定海奎光阁，试图在山水间寻得心灵慰藉。

在舟山的日子，溥儒的足迹遍及沈家门、定海、普陀山，随小舟登岸，宿古城，登高阁，望远岛，一路的流寓路线，便是一路的心灵书写。舟山的山海见证了他的困顿与迷茫。

## 乡愁寄寓： 舟山之离的永恒印记

在舟山停留十余日后，溥儒乘专机赴台，舟山的山海在云海中渐隐，却在他心底扎下了根。有人说溥儒的书法以去台为界，实则其诗画亦是如此，去台前的作品虽有乱世之叹，仍存归乡期盼；去台后，这份期盼渐成泡影，诗画之中便满是思

乡之愁，而舟山，作为他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站，成为这份乡愁最珍贵的寄托，是连接他与故土的精神纽带。

离舟赴台后，舟山的记忆时常在溥儒脑海中浮现，他挥毫绘《定海登岸图》，并题诗其上，将流寓的所思所感融于诗画，以诗印画，以画描诗，诗画相互印证，将舟山情结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而这份情结，在《登舟山望远岛》中被推向高潮。

这首诗既是舟山山海的实景描绘，亦是其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
### 《登舟山望远岛》

缥缈云光接远天，  
群峰倒影海中悬。  
女墙月落余秋草，  
官舍潮生但暮烟。  
去国谁知悲庾信，  
乘槎何处问张骞。  
蓬壶咫尺求灵药，  
愿扫松花枕石眠。

云光与远天相接，群峰倒影悬浮海面，定海古城残月西沉，秋草萋萋……一字一画皆是他心灵的书写，舟山不仅是一处地理坐标，更是他漂泊灵魂的临时栖息地，是他乡愁的寄托，这份舟山情结，藏于笔墨之间，成为其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。



《定海登岸图》溥儒绘 作者提供

# 岱西医疗卫生变迁记

□余国定

旧时，岱山岱西一带民间治病多请郎中或坐堂医诊疗。

清宣统年间，海丰下塘设有一家中医馆，由当地秀才刘舟仙开办。他运用草药及民间土方治疗肠胃病、中暑等常见疾病，尤其擅长针灸与伤科治疗，民间治病享有好口碑。民国至解放初期，火箭一带还有民间医生张林纪、刘纪生在家行医。张林纪系张家塘墩人，擅长以针灸治疗胃病、腹痛，有时也用中草药治疗跌打损伤等症。刘纪生为外湾人，擅长应用中草药治疗皮肤溃烂、伤风感冒、冷热病及跌打损伤等小病小痛。

民国35年(1946年)8月，岱山盐场盐工福利委员会在东沙角大河沿设立岱山盐工诊疗所；民国38年，在岱西念母岙增设医疗分所。1951年7月后，盐工诊疗所更名为盐民卫生所，所址设于东沙角，次年迁至桥头。1952年秋，

增设岱西盐民卫生站。1955年，岱山盐民卫生所迁至念母岙，当时有医务人员11名，设有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及化验室，并配置简易病床10余张。该所对岱西盐民实行医疗费用减免和记账优待，免收挂号费、出诊费、注射费及手术费，医药成本费则根据盐民经济状况酌情收回。1957年4月，盐民卫生所重新划归盐务部门管理，更名为岱山盐民医院。1966年3月，岱山盐民医院撤销。

解放后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岱西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和提高，各村(队)陆续建立保健站(卫生室)。1955年，岱西海丰、摇星、火箭等地的合作社率先办起保健站，为境内最早的社(队)办医疗机构，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医，缓解了看病难的问题。至20世纪60年代，境内各大队均设立保健站。当时保健站医生多

为不脱产的保健员，主要承担为盐(农)民接种防疫针、伤口包扎、敷药，以及治疗跌打损伤等小病小痛。农忙时节，他们常在田头为被镰刀割伤的农民处理伤口。保健箱内多为纱布、碘酒、红药水等常用药品。

1970年，渔农(盐)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施行，并培训“赤脚医生”。各大队均设立合作医疗站，由“赤脚医生”轮流值班坐诊。1979年后，合作医疗站相继由“赤脚医生”个人承包经营。1985年，经过考核与整顿，具备条件的合作医疗站改称为村保健站。1995年5月，村保健站再次更名为村卫生室，由镇卫生院管理，实行“村办院管”体制。1996年起，实行镇村两级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，岱西各村医疗室常年由镇卫生院随访管理，医疗服务有序开展。

1972年，岱西镇成立卫生院，

院址设于张家塘墩，当时有医生、护士等专业技术人员9名，总建筑面积700平方米。1983年，进行扩建。2012年，该院新建门诊大楼，总建筑面积达1058平方米。

卫生院医疗卫生设备配备先进，科室设置门类齐全。至2023年，医院共有专业技术人员43名，其中高级职称3人、中级职称11人；包括主治医师4人、主管护师5人、主管检验师1人、主管药师1人。

本版与市政协  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 
第1315期

来稿请发

zswb03@zsnews.com